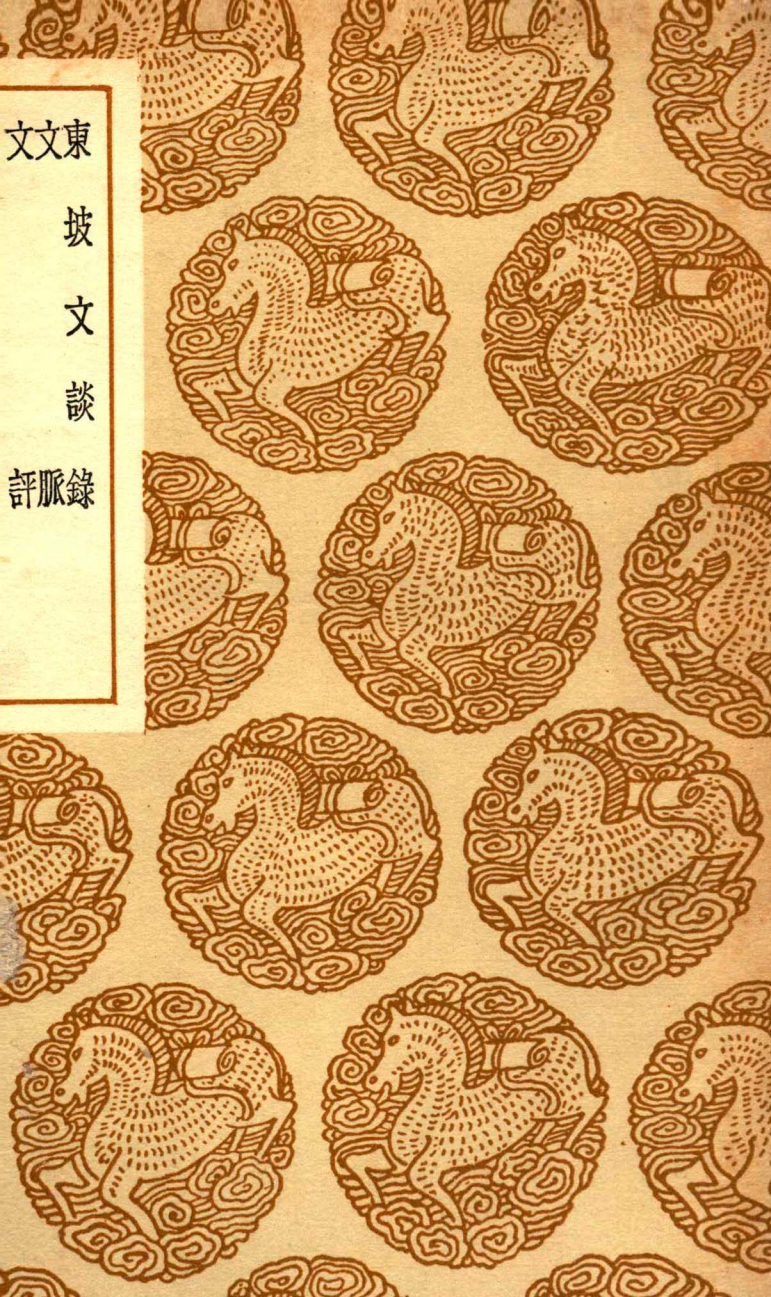


東坡文談
錄脈評



文獻
卷之
一
目錄





東坡文談錄

陳秀明編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種二他其及錄談文坡東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初版

徐壽

發行人

王

長沙南正路

雲五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長沙南正路

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館

(本書校對者 黃聿祥 潘同曾)

東坡文談錄

元 四明陳秀明編

坡公作溫公神道碑。敘事略。然其平生大致。不逾於是矣。這見得眼目高處。道夫曰。其作富公碑甚詳。曰。溫公是他已爲行狀。若富公則異於是矣。又曰。富公在朝。不甚喜坡公。其子弟求此文。恐未必得。而坡銳然許之。自今觀之。蓋坡公欲得此爲一題目。以發明己意耳。其首論富公使虜事。豈然哉。道夫曰。何見。文字中有云。富公在青州活饑民。自以爲勝作中書令二十四考。而使虜之功。蓋不道也。坡公之文。非公意也。曰。須要知富公不喜。而坡公樂道而鋪張之意如何。曰。意者。富公嫌夫中國衰弱。而夷狄盛強。其爲此舉。實爲下策。而坡公則欲救當時之弊。故首以爲言也。先生良久乃曰。富公之策。自己甚下。但當時無人承當。故不得已而爲之耳。非其志也。使其道得行。如所謂選擇監司等事。一一舉行。則內治既強。夷狄自服。有不待于此矣。今乃增幣通和。非正甚矣。坡公因紹聖元豐閒。用得兵來狼狽。故假此說。以發明其議耳。朱子語錄

又云。盈虛者如代。代字多誤作彼字。而吾與子之所共食。食字多誤作樂字。嘗見東坡手寫本。皆作代字。食字。頃年蘇季真刻東坡文集。嘗見問食字之義。答之云。如食邑之食。猶言享也。按書言食邑。其中。食其邑。是這樣食字。今浙閒陂塘之民。謂之食利民戶。亦此意也。又云。碑本後赤壁賦。夢二道士。二字當

作一字疑筆誤也。

論東坡之學曰。當時游其門者。雖極力苦心。得學他文詞言語。濟得甚事。如見識論。自是遠不及今。東坡經解。雖不甚純。然好處亦自多。其議論亦有長處。但他只從尾梢處學。所以只能如此。

退之與大顛書。歐公云。實退之語。東坡卻罵。以爲退之家奴隸。亦不肯如此說。但是陋儒爲之。復假托歐公語。以自蓋。然觀集古錄。歐公自有一跋。說此書甚詳。東坡應是未見集古錄耳。看得來只是錯字多。歐公是見他好處。其中一兩段。不可曉底都略過了。東坡是只將他不好處來說。義剛

問坡文不可以道理并全篇看。但當看其大者。曰。東坡文說得透。南豐亦說得透。以人會相論底。一齊指摘說盡了。歐公不盡說。含蓄無盡意。又好。因謂張定夫言。南豐祕閣諸序好。曰。那文字正是好。峻靈王廟碑無見識。伏波廟碑亦無意思。伏波當時蹤跡在廣西。不在彼中。記中全無發明。揚曰。不可以道理看他。然二碑筆健。曰。然。又問潛直閣銘好。曰。這般閒戲文字便好。雅正底文字便不好。如韓文公廟碑之類。初看甚好。讀子細點檢。疏漏甚多。又曰。東坡令其姪學渠兄弟。早年應舉時文字。揚

劉子元辨文選。所載李陵與蘇武書。非西漢文。蓋齊梁閒文士擬作者也。予因以悟陵與武贈答五言。亦後人所擬。今讀烈女傳蔡炎二詩。其明白感槩。頗類世所傳木蘭詩。東京無此格也。建安七子。猶含養圭角。不盡發見。况伯喈未遇禍。今此詩云。爲董卓所驅。虜入胡。尤知其非真也。蓋擬作者疏略。而范曄尤荒疏。遂載之本傳。可以一笑也。

韓蘇兩公爲文章用譬喻處重複聯貫至七八轉者韓公送石洪序云論人高下事後當成敗若河決下流東注若駟馬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爲之先後也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盛山詩序云儒者之於患難也其拒而不受於懷也若築河堤以障屋霑其容而消之也水之于海冰之於夏日其玩而忘之以文辭也若奏金石以破蟋蟀之鳴蟲飛之聲蘇公百步洪詩云長虹斗落生跳波輕舟南下如投梭水師絕叫鳬雁起亂石一線爭蹉磨有如走兔鷹隼落駿馬下涇千丈坡斷絃離柱箭脫手飛電過隙珠翻荷之類是也

東坡先生作文引用史傳必詳述本末有至百餘字者蓋欲使讀者一覽而得之不待復尋繹書策也如勤上人詩序引翟公罷廷尉賓客反覆事晁君成詩集序引李邵漢中以星知二使者事上富丞相詩引左史倚相美衛武公事答李琮書引李固論發兵討交趾事與宋鄂州書引王濬活巴人生子事蓋公堂記引曹參治齊事滕縣公堂記引徐公事溫公碑引慕容紹宗李勣事密州通判題名記引羊叔子鄒湛事荔枝嘆詩引唐羌言荔枝事也

東坡祭張文定文云軾于天下未嘗銘墓獨銘五人皆盛德故以文集考之凡七篇若富韓公司馬溫公趙清獻公范蜀公并張公坡所自作此外趙康靖滕元發二誌乃代張公者故不列于五人之數眉州小集有元祐中奏藁云臣近準敕差撰故同知樞密院事趙公神道碑并書者臣平生本不爲人撰行狀埋銘墓碑士大夫所共知只因近日撰司馬光行狀蓋爲光曾爲臣亡母程氏撰埋銘又爲范鎮撰

墓誌蓋爲鎮與先臣某平生交契至深不可不撰及奉詔撰司馬光富弼等墓碑不可固辭然終非本志况臣老病廢學文詞鄙陋不稱人子所欲顯揚其親之意伏望聖慈別擇能者特許辭免觀此一奏可印公心而杭本奏議十五卷中不載

歐陽公醉翁亭記東坡公酒經皆以也字爲絕句歐陽二十一也字坡用十六也字歐記人人能讀至於酒經知之者蓋無幾東坡嘗云歐陽作此記其詞玩易蓋戲云耳不自以爲奇特也而妄庸者作歐語云平生爲此文最得意又云吾不能爲退之畫記退之不能爲吾醉翁亭記此又大妄坡酒經每一也字上必押韻暗寓于賦而讀之者不覺其激昂淵妙殊非世閒筆墨所能形容今盡載于此以示後生輩其詞云南方之氓以糯與稬離以卉藥而爲餅嗅之香嚼之辣揣之楞然而輕此餅之良者也吾始取麴而起肥之和之以薑液蒸之使十裂繩穿而風戾之愈久而益悍此麴之精者也米五斛以爲率而五分之爲三斛者一爲五升者四三斛者以釀五升者以投三投而止尙有五升之贏也始釀以四兩之餅而每投以二兩之麴皆澤以少水足以散解而勻停也釀者必甕按而井泓之三日而井溢此吾酒之萌也酒之始萌也甚烈而微苦蓋三投而後平也凡餅烈而麴和投者必屢嘗而增損之以舌爲權衡也既溢之三日乃投九日三投通十有五日而後定也既定乃注以斛水凡水必熟而冷者也凡釀與投必寒之而後下此炎州之令也既水五日乃簞得二斛有半此吾酒之正也先簞半日取所謂贏者爲粥米一而水三之揉以餅麴凡四兩二物并也投之糟中熟攪而再釀之五日壓得斛有半

此吾酒之少勁者也。勁正合爲四斛又五日而飲。則和而力。嚴而不猛也。麴絕不旋踵而粥投之。少留則糟粘中風。而酒病也。釀酒久者。酒淳而豐。速者反是。故吾酒三十日而成也。此文如太牢八珍。咀嚼不嫌于致力。則真味愈雋永。然未易爲俊快者言也。

東坡在翰林作擒鬼章。奉告永裕陵。祝文云。大獮獲禽。必有指蹤之。自豐年多廩。孰知耘耔之勞。昔漢武命將出師。而呼韓來庭。効于甘露。憲宗厲精講武。而河湟恢復。見于大中。其意蓋以神宗有平虜氏之志。至于元祐。乃克有成。故告陵歸功。謂武帝憲宗亦經營于初。而績効在于二宣之世。其用事精切如此。今蘇氏眉山功德寺所刻二本。及季真給事在臨安所刻。并江州本麻沙書坊大全集。皆只是耘耔句下。便接慢彼西戎。古稱右臂。正是好處。卻芟去豈不可惜。惟成都石本法帖真蹟獨得其全。坡集奏議中。登州上殿三劄。皆非是。司馬季思知泉州。刻溫公集。有中丞日彈王安石章。尤可笑。溫公以治平四年解中丞還翰林。而此章乃熙甯三年者。二集皆出本家子孫。而爲妄人所悞。季真季思不能察耳。坡內制有溫公安葬祭文云。元豐之末。天步惟艱。社稷之衛。中外所屬。惟是一老。屏余一人。名高當世。行滿天下。措國于太山之安。下令于流水之源。歲月未周。紀綱略定。天若相之。人復奪之。殄瘁之哀。古今所共。知之者神考。用之者聖母。馴致其道。太平可期。長爲宗臣。以表後世。往奠其葬。庶知余懷。而石本頗不同。其詞云。元豐之末。天步惟艱。社稷之衛。存者有幾。惟是一老。屏余一人。措國于太山之安。下令于流水之原。歲未及期。綱紀略定。道之將行。非天而誰。天旣予之。又復奪之。惟聖與賢。莫如天何。然

其所立天亦不能忘也。知之者神考，用之者聖母，馴致其道，終于太平，永爲宗臣，與國無極，於其葬也，告諸其柩，今莫能考其所以異也。俱出容齋隨筆。

王介甫一夕以動靜二字問諸門生，諸生作答，皆數百言，公不然之。時東坡維舟秦淮，公曰：俟明日蘇軾來問之，既至，果詰問之。東坡應聲曰：精出爲動，神守爲靜，動靜卽精神也。公擊節稱嘆。吳炯

世言太山府君海龍王之類，鄙俗不可入文字。東坡作明州僧寺御書樓銘，有咨爾東南，山君海王，時節來朝，以謹其藏，豈惟融化語奇，亦見百神受職，意甚高也。曾三異

李端叔評東坡文云：長江秋霽，千里一道，滔滔滾滾，到海無盡，其如風雷雨電之驟作，崩騰洶湧之掀擊，暫行忽止，出入先後，聳日時之壯觀，極天地之變化。

米芾與李端叔云：老夫嬾作文，但傳得東坡嶺外文，時一微吟，清風颯然，顧同味者難得耳。

東坡送人序云：士之不能自成，其於患在俗學。俗學之患，枉人之材，空人之耳，自誦其師傳造之語，從容之文，才數萬言，其爲士之業盡此矣。夫學以明理，文以述志，思以通其學，氣以達其文，古之人道其聰明，廣其聞見，所以學也，正志完氣，所以言也。

東坡曰：意盡而言止者，天下之至言也。然而言止而意不盡，尤爲極致，如禮記左傳可見。

東坡在儋耳時，余三從兄諱延之，自江陰擔簦萬里，絕海往見，留一月。坡嘗誨以作文之法曰：儋州雖數百家之聚，州人之所須，取之市而足，然不可徒得也，必有一物以攝之，所謂一物者，錢是也。作文亦然。

天下之事散在經傳子史中不可徒得必得一物以攝之然後爲己用所謂一物者意是也不得錢不可以取物不得意不可以用事此作文之要也吾兄拜領其言而書諸紳嘗以親製龜冠爲獻坡受之贈以詩云南海神龜三千歲兆叶朋從生慶喜智能周物不周身未免人鑽七十二誰能用爾作小冠响嘯耳孫翹其製今君此去甯復來欲慰相思時整視今集中無此詩余嘗見其親筆後坡歸宜興道由無錫洛社嘗至孫仲益家時仲益年在髫鬣坡曰孺子習何藝孫曰學屬對坡曰試對看徐云衡門稚子瑤瑤器孫應聲曰翰苑仙人錦繡腸撫其背曰眞瑤瑤器也異日不凡二事皆吾鄉人士所知輒記于此韻語陽秋

東萊先生注觀瀾文謂後赤壁賦結尾用韓文公石鼎聯句敍彌明意文豹謂不然蓋彌明眞異人文公眞紀實也與此不同金剛經曰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東坡先生貫通內典深悟此理嘗賦西江月云休言萬事轉頭空未轉頭時皆夢赤壁之游樂則樂矣轉眼之間其樂安在以是觀之則吾與二客鶴與道士皆一夢也俞文豹

子瞻諸文皆有奇氣至赤壁賦彷彿屈原宋玉之作漢唐諸公皆莫及也蘇轍

東坡明正一篇送于伋失官東歸云子之失官有爲子悲如子之自悲者乎有如子之父兄妻子之爲子悲者乎子之所以悲者惑于得也父兄妻子之所以悲者惑於愛也按戰國策齊鄒忌謂妻吾孰與城北徐公美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公也復問其妾與客皆言徐公不若君之美暮寢而思之曰吾

妻之美吾者。私吾也。妾之美吾者。畏吾也。客之美吾者。欲求於吾也。東坡之幹旋。蓋取諸此。

東坡遺文流傳海內。庸論上中下篇。墓碑云。公少年讀莊子。嘆息曰。吾昔有見于中。口不能言。今見莊子。得吾心矣。乃出中庸論。其言微妙。皆古人所未喻。今後集不載此三論。誠爲闕典。樂城遺言

箴眼醫王彥若。在張文定公門下。坡公于文定坐上贈之詩。引喻證據博辨。詳切高深。後學讀之茫然。坡公敏于政事如此。先祖屢云。

坡撰富公碑。以寇公公稍不甚然之。作德威堂銘。居士集敍。公極賞慨其文。咨嗟不已。

東坡幼年見歐陽公謝對衣金帶表而誦之。老蘇曰。汝可擬作一聯。曰。匪伊垂之而帶有餘。非敢後也。而馬不進。至爲潁川。因有此賜。用爲表謝云。枯羸之質。匪伊垂之。而帶有餘。退斂之心。非敢後也。而馬不進。後爲兵部尙書。又作謝對衣帶表。略曰。物生有待。天地無窮。草木何知。冒慶雲之渥采。魚鰕至陋。借滄海之榮光。雖若可觀。終非其有。四六至此。極造化妙旨矣。

東坡嶺外歸。與人啓云。七年遠謫。不意自全。萬里生還。適有天幸。所襯字皆漢人語也。又黃門謝復官表。一毫以上。皆出于帝恩。累歲偷安。有慚于公議。秋毫以上。皆帝力也。用張放語。

東坡送安惇落第詩云。故書不厭百回讀。熟讀深思子自知。余嘗以此語銘坐右。而書諸紳也。東坡在海外。方盛稱柳柳州詩。後嘗有人得罪。過海見黎子雲秀才說。海外絕無書。適渠家有柳文。東坡日久玩味。嗟乎。雖東坡觀書。亦須著意研窮。方見用心處耶。

元祐閒有旨修上清儲祥宮成。命翰林學士蘇軾作碑紀其事。坡敘事既得體。且取道家所言與吾儒合者記之。大有補于治道。紹聖元符閒。黨禁興。遂毀其碑。命翰林學士蔡京別爲之。京之文類三舍舉子經義程文耳。正如唐時撲韓退之平淮西碑。命段文昌改作。後人有詩曰。淮西功業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載斷碑人膽炙。不知世有段文昌。余於儲祥宮碑亦云。後見韓無咎元吉云。是江子吾詩。先生嘗謂劉景文與先子曰。某平生無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則筆力曲折。無不盡意。自謂世閒樂事。無逾此者。

先生一日與魯直文潛諸人會飯。既食。滑鰓兒血羹。客有須薄茶者。因就取所報龍團。徧啜坐人。或曰。使龍團能言。當必稱屈。先生撫掌久之曰。是亦可爲一題。因授筆戲作律賦一首。以俾荐血羹龍團稱屈爲韻。山谷擊節稱詠。不能已。已無藏本。聞關子開能誦。今亡矣。惜哉。

東坡宸奎閣碑銘。巍巍聖仁。體合自然。神曜得道。非有師傅。蓋出入師經。吾今自然。神曜得道。非有師者也。

又蜂蠆發于懷袖。出晉書。鄒湛對晉文帝曰。猛虎在山。荷戈而出。凡人能之。蜂蠆發于懷袖。勇夫爲之驚駭。出于意外者也。

韓非子國平則養儒俠。難至則用介士。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東坡六國論用此語。

王欽臣除太僕卿。東坡賀啓云。萬事不理。問伯始而可知。三篋若亡。賴安世之猶在。其後孔平仲賀蘇子

容頌吏部尙書復云。萬事不理。當問胡公。三篋若亡。請詢安世。

先子于河東官家。見東坡親墨春宴致語云。春爲陽中。生物各遂其性。樂以天下。聖人豈私其身。又云。主上方麴蘖羣賢而惡旨酒。鼓吹六藝而放鄭聲。雖白雪陽春。難解天顏之一笑。而獻芹奉曝。各盡野人之寸心。今集中盡無此。

東坡幼年作卻鼠刀銘。及作缸硯賦。曾祖稱之。命佳紙手寫。裝飾釘于所居壁上。樂城遺言。

宋周公謹癸辛雜識。謂三蘇皆不取孔明。非也。余按東坡謂出師二表。與伊訓說命相表裏。潁濱上皇帝書云。孔明用兵如神。而以糧道不繼。屢出無功。由是言之。苟無其財。雖聖賢不能以自致于跬步。二公以伊傅神聖爲比。許之亦至矣。老泉謂孔明棄荊州而就巴蜀。吾知其無能爲也。止謂棄荊一事。然不考孔明草廬見先主之言。已云荊州用武之地。棄而不取。乃先主之失。以此病孔明。不亦誤乎。

子由之文。詞理精確。有不及吾。而體氣高妙。吾所不及。雖各欲以此自勉。而天資所短。終莫能脫。至於此文。則精確高妙殆兩得之。尤可爲貴也。

邵成章云。元祐中太母下詔。東坡視草云。苟有利于社稷。余何愛于髮膚。純夫云。此太母聖語也。子瞻直書之。

東坡嘗言。文章之任。亦在名世之士相與主盟。則其道不墜。方今太平之盛。文士輩出。要使一時之文有所宗主。昔歐陽文忠常以是任付與某。故不敢不勉。異時文章盟主。責在諸君。亦如文忠之付授也。

子瞻問歐陽公曰。五代史可傳後也乎。公曰。修于此。竊有善善惡惡之志。蘇公曰。韓通無傳。惡得爲善善惡惡。公默然。通。周臣也。陳橋兵變。歸戴永昌。通擐甲誓師。出抗而死。野客叢書

子由代兄作中書舍人啓。伏念某草茅下士。蓬蓽書生。子瞻以筆塗伏念某。用但卑末三字。

張子曰。造化之妙。則糟粕煨燼。無非教也。猶莊子云。瓦礫粃粦。無非道也。例是而言。東坡深于文者也。故嬉笑怒罵。皆成文章也。張旭深于書者也。故歌舞戲鬪。皆草書也。

子由作栖賢堂記。讀之便如在堂中。見水石陰森。草木膠葛。僕當爲書之刻石堂上。且欲與廬山結緣。他日入山。不爲生客也。

東坡在雪堂。一日讀杜牧之阿房宮賦。凡數徧。每讀徹一徧。卽再三咨嗟歎息。至夜分猶不寐。有二老兵皆陝人。給事左右。坐久甚苦之。一人長嘆操西音曰。知他有甚好處。夜久寒甚。不肯睡。連作冤苦聲。其一曰。也有兩句好。西人皆作吼音其人大怒曰。你又理會得甚的。對曰。吾愛他道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

叔黨臥而聞之。明日以告。東坡大笑曰。這漢子也有鑑識。

凡人作文字。不可太長。照管不到。甯可說不盡。歐蘇文皆說不曾盡。東坡雖宏闊。翻成大片滾將去。他裏面自有法。今人不見得他裏面藏得法。但只管學他一滾將去。

洪文敏邁在禁林當鎖院。一夕草六制畢。捫腹步庭中。一老吏竊語云。當時大蘇學士亦不過如此。文敏喜問之。汝及侍蘇學士乎。曰。惟大父嘗爲吏。吾童時從入。故見之。文敏問蘇學士何如。吾對曰。蘇公速

實不過公。但不檢書耳。文敏大慚。

哲宗元祐初。除呂公著司空平章事。呂大防左僕射。范純仁右僕射。上御園殿。見學士蘇軾曰。呂公著以病求去。不欲煩以事。故以三公留之。是夕。鎖院苦寒。詔賜宮燭法酒。軾一夕草三制俱畢。且飲酒賦詩。次日以詩呈同院。人皆服其精敏。聞見錄。

東坡謂范蠡去越。不復有爲。而黃東發以爲蠡功成身退。徙齊徙楚。復皆顯名。天下才識卓卓出春秋戰國策士之上。向使不以致產自見。而退逸山林。豈不誠有道之士耶。雖然。春秋戰國近五百年。以功名始終者。蠡一人耳。張孟談既爲趙襄子滅智伯而去之。耕于負薪之邱。可與蠡五湖同風。燕石齋補。

東坡與王郎書云。少年爲學。每一書作數次讀。當如入海。百貨皆有人不能兼收盡取。但得其所欲求者耳。故願學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今興亡治亂聖賢作用。且只作此意求之。勿生餘念。事迹文物之類。又別一次求。他皆放此。若學成八面受敵。與涉獵者不可同日語。朱子嘗取以示學者曰。讀書當如是。

欒城遺言。讀書百遍。經義自見。東坡送安惇詩云。故書不厭百回讀。熟讀深思子自知。荀子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朱子曰。誦數。卽今人讀書徧數也。古人讀書精勤如此。又云。看書如服藥。藥多力自行。張文潛云。東坡嘗言退之詩云。長安衆富兒。盤饌羅羶葷。不解文字飲。惟能醉紅裙。疑若清苦自飭者。至云。豔姬踏筵舞。清眸射劍戟。則知此老個中興復不淺。文潛戲答曰。愛文字飲人。與俗子同科。

文至于隋唐而靡極矣。韓柳振之曰：斂華而實也。至於五代而冗極矣。歐蘇振之曰：化腐而新也。然歐蘇則有閒焉。其流也。使人畏難而好易。夫子瞻之文爽而俊。然多用事實。

文與可畫竹。是竹之左氏也。子瞻卻類莊子。又有息齋李衍者。亦以竹名。所謂東坡之竹。妙而不真。息齋之竹。真而不妙者是也。梅道人始究極其變。流傳既久。真贋雜錯。

東坡曰：晉士多游虛而無實用。然其閒亦有不然者。如孟嘉平生無一事。然桓溫謂嘉人不可無勢。吾乃能駕御。溫平生輕殷浩。豈妄評人哉。若知孟嘉。若遇當作謝安。安不遇。不過如孟嘉也。

東坡曰：讀淵明自祭文。出妙語于續息之餘。豈涉死生之流哉。

東坡曰：孔子不取微生高。孟子不取於陵仲子。惡其不情也。淵明欲仕則仕。不求之爲嫌。欲隱則隱。不以去之爲高。飢則扣門而乞食。飽則雞黍以迎客。古今賢之貴其真也。

又曰：余讀淵明閒情賦。所謂國風好色而不淫。正使不及周南。與屈宋所陳何異。蕭統不知而譏之。此乃小兒強作解事者耶。

南越志：熙安閒多颶風。颶風者。具四方之風也。嘗以五六月發。其未至時。雞犬爲之不鳴。又嶺表錄云：秋夏閒有暈如虹者。謂之颶母。必有颶風。余曾爲賦云。

歐陽公稱蘇氏父子曰：自學者變格爲文。迨今三十年始得子瞻。不惟遲久而後獲。實恐此後未有能繼者耳。燕石齋補。